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黄氏日抄卷六十八

宋 黄震 撰

讀文集十

葉水心文集

奏議

淳熙上殿劄子大略云恢復一大事而言者皆曰敵難攻當乘機不可動當待時夫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敵之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

豈真不可正以我自有所難我自有所不可葢其難有四國是一也議論二也人才三也法度四也其不可有五兵以多而遂至於弱財以多而遂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凡五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難者真難矣敵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不可者真不可矣敵豈復有可動之時

應詔條奏六事謂六事未善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國

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愚謹按上殿當孝宗臨御二十六年應詔當光宗受禪初年

又上執政薦士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為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為法從水心非言官又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忍其誣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弘張湯者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水心則由此

與之重矣

淮西論鐵錢五事甚悉

嘉泰上殿三劄一言人材當和平二論湖南每小歉不自給漕司宜擇利源為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三論泉南南外宗子請受準元指揮轉運司應副一半本州代宣信建昌邵武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西郡應副本州絹今轉運司不支錢宣與建昌邵武不還絹

開禧上殿劄大略謂恢復危事先定其論而後修實政

行實德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

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東南歲賦八十

萬緡

安集兩淮申省狀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

屯田畫一申請狀真州於瓜步滁州於定山和州於楊

林石跋三處並量築堡塢此外深入第二層差

續陳堡塢利害狀募勇士渡江北刼敵營凡十數往返

取其俘馘以報江南人心始安敵亦由此奔遁矣

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不以江南守江見圍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謹按水心淳熙上殿以復讎為第一大事至開禧用兵又指以為至險至危事宜識事機者然猶為韓侂胄用金陵之行一語不踐夫兵固非為士者所宜輕言非言之難而為之難也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為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若曰私欲

頗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繢其章也豈不焕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栢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

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通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為禮不雜於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朘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表啓

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以為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齋虎丘皆水心為浙西憲司幹官時作也

記

漢王新修學記歷叙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煙霏樓記公守蘄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公生光州因以為名王聞詩守光改祠之而水心為記謂公猶常人爾充實積久為宋元臣此

最善言公者

樂清三賢祠王龜齡與錢堯卿賈如規也

醉樂亭記永嘉俗尚西山之游吏因邏酒榷利數倍宣城孫公為郡始縱民自飲作新亭以休遨者名醉樂記未及古今政教尤佳

石洞書院記東陽郭欽止得石洞作室儲書禮名士以教鄉里之秀者

千佛閣記因人情施舍而及治道之中

白石經藏記記少年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之亦得體

龜山祠堂記楊氏子孫賣宅太守余景瞻贖還之又修補其漏闕因以祠龜山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知縣汪季良以所沒造偽會田及廢寺田求提舉孟植上之朝求就賜縣用禾利補青册錢許之記文載敗闕坊名錢之擾甚切

敬亭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為非當先復禮葢水

心之學然也愚按乾淳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即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獨水心混然於四

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

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為卑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為何物令人曉然易知如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為統緒者似以禮為主故其言曰學必始於復禮禮復而敬立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於文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指根本於吾内心

之禮使克去己私而復之者也禮不先於克己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於敬己私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之復禮而公之言統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辯也公於義理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似於朱無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為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説非程子自為之説也蘇子

瞻千古奇材獨以輕薄𪂗程子終身思所以破其敬

之說尚終其身不能而水心欲破之宜其說之不能

自白也

上蔡祠堂記謝顯道獨一子克念流落台州尋亦死克

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黃嵤為郡訪

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置田宅祠顯道於

學

瑞安修學記若但竪數十屋而宫羣數十士而飯而曰

教養盡是矣何易也愚謂此痛快語

北村記為尚書吳興沈公作也文有雅韻讀之如閱山水畫一奇也王文正祠堂記文有餘韻亦一奇也

葉嶺書房記為蔡任作亦佳

風雩堂李伯珍築之豫章之圃而水心為記風雩今為聖門一大議論善形容者往往極於高明水心謂舞雩魯之禊事點不敢必放用其服閭里耳說極平實而文采燦然可讀也

溫州修學記以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陳君舉四人為永嘉相承之儒宗

紹興諸暨二莊一備修海堤一備鹿鳴舉送嘉定七年太守趙彦倓所建記末尤拳拳於鑑湖之未復

郭氏種德庵記為磊卿兄弟作也其畧曰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人毁之也謙者種之盈者毁讓者種之争者毁廉者種之貪者毁退者種之進者毁種不求

獲不敢毀不敢成聖人之德也

溫州社稷記以社稷神明之正與世俗淫誣對形文極

華贍

季子廟記戒晉陵之俗多訟文字好

南安三先生祠堂記謂周子二程當著令通禮

台州三先生祠堂記提刑羅適侍郎陳公輔詹事陳良

翰也

宜興修學記謂荆溪禹貢中江愚按禹貢明指岷山江

為中江公何忽有此言也

寶婺觀即八詠樓也唐為觀太守洪邁請令名

連州開楞伽峽記嘉泰二年崖壁壅水李華疏之小石

繂運大石鑱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平流中

創巨靈鑿貫木百釣擣之糜碎

湖州勝賞樓自柳惲江南曲始

序

石庵蔡瑞藏書敎族人於墓側者

陰陽精義序朱伯起師鄭景望與景元友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公謂蘇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好奇者固通人大儒常患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

紀年備遺平陽朱黼作也黼字文昭師陳君舉

徐致中論書法如匠造屋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為點畫合而為字無妄施者

巽巖集序略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

縱放凌厲馳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静也公未嘗藻繳琢鏤以媚俗為意魯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悦也愚謂水心此言亦寫胷中之所自得者歟巽巖蜀人李燾也著通鑑長編二子壁㙠皆名世

周會卿詩序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松廬集序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冐子始末只一意令翁翁常之作頗似之

歸愚翁文集序為鄭伯英作即景望弟景元者也景元及第第四人既任秀州判官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故也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固然也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霹靂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衒細巧而足哉

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歷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詩

而唐尤甚彼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

達也如必待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捨之數則奚

賴焉君頭髮大半白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城隅

之館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愚觀靈舒四靈之一也

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尚遥拜

之為宗師可嘆也已

周南仲後序譏其求異而無成

黄文叔周禮序略曰周禮晚出而劉歆遂行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

法明寺教藏記為僧師昶作也終之曰夫浮屠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宫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言也

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

呂子陽老子說序謂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為佛老莊列之說恠神靈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絶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尤水心文之絶特者可以成誦故表出之

胡尚書序尚書名沂餘姚人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嘗喻國體猶半存之身

題跋

題畫婆須密女載程正叔斥秦少游詞語褻天事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

石月硯屏中涵樹影

戴肖望病詣王大受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薦燠館食軟臟把酒談笑肖望欣然忘還題拙齋詩後

潘彦庶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

題劉潜夫南嶽詩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云外學乃致窮之道

題義役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

祭文

澗底之松山上之苗言崇高者易憑也（祭韓子師尚書）

鬅鬙（祭王才叔創壓韻）

墓誌銘

徐誼待制提舉浙西言水不可疏謂舊田溝澮當濬圍田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填當捺合行是三說農不病矣似於今不合其責趙丞相為忠則忠為姦則姦非言也然薦蔡必勝終定策

蔡必勝武舉第一人不見曾覿光宗疾與趙丞相定

議用韓侂冑白太皇立寧考時趙彦逾戒郭杲

飭宿衛

陳傅良墓誌以水心為之宜有大可觀如昌黎誌子厚

然而寂寞反尋常者不及可嘆也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著作諱夙字賓之莆人試館

職言薦舉之弊此執政大臣為惠而不為政致之也

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

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為子厚乎子為執中乎則艴

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為子厚執中所不為者矣上封事論覿大淵尤切知衢州郡人祠之從温州禱雨全家淡食八十餘日以疾還莆率鄉人救荒𦍑莆之剩米斛於朝盡蠲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紹興庚辰省試第一調温州户曹計口受禄以其餘救飢疫飼棄兒名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知福清縣聽訟使兩詞自詣市食挂錢於門然嘗諫止雍公所主

愜復議雖晦翁辨之不從將自有所見歟嘗行秦溪有道殣者久駐棺瘞乃去過歙津見覆舟者號呼解鄭夫人髻金救之二公皆樂朋友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子彌正正字子起晦起世皆登科彌正至侍郎子克莊今為法從號後村以文顯愚觀水心誌陳君舉墓寂寥慊然今二劉官不為顯文無行於世者而所載言行瞱然耀人蓋所誌諸公貴人皆無此及者故節録特備

實謨劉公頡字公實衢人特立有治行以壽終
曾侍郎漸建昌南城人辨其非侂胄黨正以其為侂胄
黨諱之故耳如曰侂胄死素抑者多用趙彦逾亦在
中公争之不容可槩見也頡茂頡秀其子云
薛待制弼政和進士宣靖間闗共難南渡後守閩楚
平賊百七十部然本岳飛参謀而為秦檜用永嘉人
黄尚書度字文叔越人注詩書周禮著史編年考天文
理井田兵法病養兵欲屯田陰復府衛吳挺死請合

興利合東西川論韓侂胄御筆事制置江淮降璽城
賊嘗言紹興至今三罷兵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
陳謙永嘉人為京西運判時襄陽師李奕後帥皇甫斌
皆密受侂胄意擾邊起事公謂復讎大義乃倚羣盜
剽奪之豈得以敗亡為戲乎遂以公總領湖廣斌師
遂大出初敗支河池再敗方城郭倬至宿李爽至壽
皆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葢開禧所謂用兵如
此公在襄陽陂北城貯水三百尺既至鄂米悉運赴

襄又念安州亦兵衝募守三關言雖不用亦完二城
祭酒李祥無錫人趙丞相免公爭曰頃壽皇崩兩宮
隔絶留正棄印亡汝愚不畏族誅決策社稷臣也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
論不報後十年在太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
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終不報在廷皆怒以為狂鄉
人為燕會同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獄民呂興
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復入大

理獄少卿鄭汝諧直之未幾策進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陽人登第仕不顯多竒節同甫稱之水心曰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强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强也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傳是以併誌

趙彦[A11]無錫人禱雨請罷催止合衣梲朝士無不造𫉬胄門公歎曰諸人今枉此是易後直之甚難知汀州捕葉八子知平江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為總領籍軍

額之亡減錢百萬緡

王柟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餘里壞瘟神像不見蘇師旦止鄧友龍北伐侂胄死竄流不絶公謂非朝廷福江陰渠無百里

蔡行之凝重竟日或不通一語陳龍川與辨抵日接夜若懸江河同甫謝不能乃已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官至兵部尚書四子籥節策範

趙師𢍰吳人有吏材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志中多載

其與佹胄異然愚聞之長老言最佞佹胄者也

施師點信州人事孝宗知樞密院六年而退所陳多寬卹之事嘗言治盜當委牧守但責廵尉何以禁暴

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第十三年和親擇不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佑執政勃遂為監察御史其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為檜所忌欲蓋而彰矣然檜於一時同惡既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曲筆蓋紀實而是非自見者也汪

綱汪統皆孫綱始求志於公云

劉彌正劉夙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得膏火鄰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擕書就之後皆中第其在朝丞相陳自强惡其不附已開禧敵入寇遂用公提淮鹽葢以陷之危地自兵起鹽商不行公盡通鹽利就為運判後為浙漕敵使自淮至浙凡送迎之事皆公裁定為成式其為浙漕也不與内臣相見官至吏部侍郎子克莊

周淳中瑞安人及第嘗改官為宰為帥機輒乞祠至老
死初買廢山鑿平為宅大竹長松回合蔽虧緝嵐緋
池煥霍房户常終歲閉户花香鳥鳴暢然怡適不問
外事
詹體仁浦江人師晦翁篤厚君子也為浮梁尉不受資
當入朝定高宗謚提舉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
門總領湖廣放諸州積欠百餘萬築武昌萬金堤除
靜江閤稅錢萬四千除雜稅朱膠八千或疑公空有

司之藏為百姓地而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自趙丞相去士多失職賴公收擢初嘗後其舅張氏既復為詹經營兩家如一日

狀元姚頴官終平江倅年三十四

丘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貴幾盡産母臧氏既寡力貧教子

池州貴池縣葉氏三世二百餘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槃而飯百年

豎痊王大受饒州人住烏鎮死因葬湖州〇內祕腹脹痛以半硫圓㕩生薑調乳香下之立愈

東陽郭氏墓誌載其富㳙自立

徐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其父少孤隨毋歸呂氏囙以為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父且死以告公憒泣與二弟來行在皆擢進士第復姓徐氏至朝散大夫知潮州有治行云

載陳傅良妻張令人甚賢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

鬼

鮑㵾清卿病足水心誌其循行園林往磐石上數花鬚唄松葉出指水心狀清卿為猴者也

餘姚孫椿年字永叔之宏之父也

永嘉林正仲名順叔為羅源主簿舊俗死喪者焚屍糜其骨衆薫合和凌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為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塜壟藏之始變其俗

王聞詩龜齡之子也聞詩之子夔王聞禮亦龜齡之子

仕至運使而聞詩至提刑

徐道暉誌專評詩

邵叔豹墓誌載岱山事

鄭耕老莆人也兵火後更營四明學

錢之望晉陵人少以策贊虞雍公捷瓜洲符離之役謁

張忠獻既第守楚四年揚三年前後反復為上言

大抵以屯田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為進戰退守之要

大奚山盜起知廣州滅之移廬州皆有政績

省元錢易直樂清人十歲工文稍長知古學雲蒸川流筆態橫生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名朔之子也能繼其父而官亦止正字子希醇希深

知處州蔣行簡治郡以愛惜知縣為本數為上言民困具載誌中可觀也

侍郎陳景思故相康伯之孫信州人奏言欲裕民力當寬州縣偽學禁嚴獨與晦翁往來不廢

吳興李浹故參政孫不見蘇師旦與開禧異議有識士也

臨海周子及名泊除大學正一見上即盡言天下事有王抃起吏胥預密議宰相御史相與依憑上以泊之言而去之

處州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

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黄嚐字子耕魯直之從孫其先自金華徙分寧子耕師

晦翁治台州多政績水心載之甚詳然子耕亦嘗宰華亭縣今製錦堂所創也政績亦不少今闕不載而獨言其知盧陽縣當考

劉子怡居鄉救三大荒

龎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死水心載其事於鮑潚妻劉夫人之誌況潚夫婦也愚謂此皆全家病風耳

周南仲對策言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

召試館職言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盧兒干政
接踵漿酒梁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南仲從水心
苦學之士也子深源乙丑進士
胡崇禮名樽餘姚人尚書名沂之子拱之弟衛衍其二
子也誌云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凡遺字籠
玩往復或移日蓋識之也又云初朱元晦吕伯恭以
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静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
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為其學尤衆雨併笠

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内觀蓋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虞夫人父事北辰求九天女而生詩書若素習教其子莫子純及第第一人愚甲辰客於越施氏聞老石先生之言曰莫魁既第母嘆曰朶花既開只看花無澆者矣石故莫之同經友也觀此則母之賢為益信

徐文淵名璣與徐照翁卷趙師秀四人共趣唐詩平陽林善補及弟葬其母陳氏廬亭山為光孝寺冒爭踰

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背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適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横王法所必黜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藳裡而揜孰在亡夫人之歸天與罔愚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愧死當時符移紛紛之有司矣

楊愿以秦檜用嘗參政葬越

鄭景元名伯英景望弟也擢高第以祠禄終水心謂志

士

陳表民常警戒其子曰薦送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縻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争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謹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三子增埴止善皆登進士第

孟猷良甫孟導達甫皆從水心良甫生繼華達甫生繼勤繼勳繼勇隆祐姪曾孫今居吳

唐氏王棐生母

史漸進翁八行詔之孫父木再薦漸入學五子登第彌忠彌恕彌愈彌鞏彌忞也嵩之兄弟其孫宣繒其甥

長潭王公誌夢龍侍郎父也

陳少南名鵬飛永嘉人有詩書傳嘗教秦熺以貶死

崇國趙公不息行狀載善政最多汝談汝讜其孫

張李樗狀載光州可移治處名沙窩亦多載淮事

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也

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

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而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為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兹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水心之見稱於世者獨其銘誌序跋筆力横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陰寓譏罵為能愚觀水心文雖間譏罵實皆顯白如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家業而工晚唐詩直以為世戒非陰寓也如曰蛛絲委架詩書慍鷺羽空

陂菑菑愁此明言陳益謙不讀書而冒儒衣冠不得已為作詩非陰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未可知惟數花鬚嗅松葉世傳狀鮑清御為猴精此為譏諷然他日誌其妻劉氏直舉龐藴夫婦棄家學佛至賣漉籬此其偏好自有取輕者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掩也借曰水心時一以文為戲可盡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其橫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傳世者

僅此而學之者又辱之且闢學者心術故為之

辯

水心外集

序發

大意謂制科許極言天下事而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後進之士耳剽目習運奇於異說之餘求夸於陳言之外足以敗天下之定勢而何以為守宜特發其大意而無至於盡言

君德二篇

謂人君以道服天下非以名位臨天下而世之言君道者或以令或以權或以法其君之德固削矣而以智巧從事是未得服天下之道徒恃名位以臨之其有大度不疑以深結其民臣之心者亦不過留名位之術惟古之聖人真見其當然而事事以實行之此則人君實德而服天下之道也愚按前之一說正不得攻而三者亦有天下者所不得而廢後之言真見者其君果何從而

能見其真所謂真者果何指夫亦開闔馳騁以極文字之變態是豈果君德之的論耶

治勢三篇

謂人主當以身為天下之勢而後世之勢在外戚在權臣在宦官或匹夫士卒其勢無所不在若西晉傾覆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詰沉湎淫佚而已我祖宗之為天下其要在使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權臣無姦臣隨其萌蘖尋即除治所以致靖康之變者五患

有其四焉耳非前日所憂之西北二冦葢天下之勢在内而不在外也今天下之勢因治久忘戰而女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年天下始習兵革散戰而天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亳宋之間豪傑嚮應或號三十萬而天下終以不振習安難變乃其勢然今天下之士惟嗜利禁行者乃或叩閽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然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滿於陳同甫諸人

國本三篇

國本者祖宗所以立國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隆禮以御其臣恤刑以愛其民也真宗仁宗以來大臣將去為之遷官加賜神宗嘗欲汰其臣而不忍始益宫觀稟粟章子厚嘗欲與劉摯之獄而哲宗不從蔡京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下詔謝天下故姦臣不得借殺士以為資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為輕今世之民自得罪者無幾而坐茶鹽榷酤

田役稅賦者十六七比三代則爲重然三代肉刑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後世制刑雖三代不能及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顧而變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此深識我朝立國之意者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去秦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爲著

民事三篇

謂今授田之制亡而猶歲以具文勤農何也有民必使之闢地今吳越民多而地不足相搏取爲衣食荊楚古

繫實孫劉所資以爭天下更唐五代不復振今荒墟無聚落分吳越以實荆楚當今急務也儒者欲復井田既時異不可行而俗吏抑兼并之說則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富人者小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諳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

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哉自楮幣行而錢隱物窮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如富人用侈而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不竭盡不止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費則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太過

官法三篇

謂漢宣帝號責實而徒課細碎為失實今治不過若漢宣帝且舉以羣臣百僚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專之此選舉甚狹而官猥多也謂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柰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

為多亦似信周禮太過竊意古人不過教民自為生養若盡如周禮期會恐奔走無虛日民不聊生爾

士學二篇

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濶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濶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愚按此乾淳間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若近年以来士習實壞於學縣有學則無恥者分其糧公厨

終歲無炊煙郡有學則强俠者多取市井子之資聚食其中以庇門户乜箸聲歌輙雲散無踪國有學則爭圖分數乞免解免省者千岐萬轍上亦屈法從之甚至受金叩閽助權勢去異己者士習之壞反皆學校之為鬬之於勝負之場而誘之於利禄之區曰可以養其心有是理否乎果欲養其心必也因今之學而用古之道州縣學盡除職俸太學盡除校分無勝負之爭無利禄之誘而後士得自有其宂而自養之水心雖乾淳之論而

其時學法已行不明言其非疑有遺論且天下何嘗無賢士之自養者何世無有學校科舉之較程文如博奕偶勝於士之賢否何預要在謹簡於入仕之後幸而得賢者能者則必用之不幸而得愚不肖者雖自學校科舉中來必終斥之用舍不于學校不于科舉而于其人庶幾士習稍知趨向若夫轉移變化又自在本原之地若曰因今之學以取士而欲養其心愚未之能信

兵權二篇

謂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事闔閭嘗入楚暴師不返嘗言越不足畏卒敗檇李武之術無救人國家今其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讀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之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尚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言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邦本不搖無暴征横歛而將得人則兵可用愚謂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視老泉輩平生師孫子

之學胥壞矣

外論四篇

謂中國之待夷狄有義有名有權契丹更六聖百二十年無敗盟而約女真共滅其國在前日為失義女真吾仇也今日請和尤為無名視其所以來而權之必有先勝之形變困重難舉而使輕利易為此在朝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乃略淮以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其言慷慨激發讀之使人痛憤愚謂果守

江果安閩浙機至事成中原亦非遠正恐江自為守而人未嘗守江閩浙百需所仰又未必其能安而人自安於閩浙耳

總義一篇

論聖經之題辭也謂古之治足以為經聖人載之以詔後世至于今而經始明世之君子可即其故而深思矣

易

謂易非道所以用道聖人以道易天下後世聽其自易

而世始亂文王孔子於是作易易之書備而易之道始窮曲學小數出入鬼神而無以為用於天下莫若反其本而求之象文愚按此論未之前聞也以愚所聞則正以理無定形亦無終窮故以變易之謂道而謂易非道何耶變易者正道之用而反謂所以用道何耶事萬變而不齊而理無不在故此道謂之易初非先天而開物逆料治亂之變而立之防亦非世有已亂事有已失出而移風易俗之類以救其弊而謂聖人以道易天下何

耶易者道之形於事事物物順之則吉逆之則悔吝凶吉者治之事悔吝凶者亂之事後世不知易也故亂日多耳乃謂聽其自易而世始亂何耶文王孔子之作易正欲使人人知道如是則吉如是則悔吝凶傳之萬世而道之用無窮也顧謂易之書備而道始窮何耶易備天人之道微之而為陰陽變化顯之而為日用常行理本無所不包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而象爻者正以占其變也謂出入鬼神為無用必反

而求之象爻又何耶此固愚未之前聞必水心自有所見者雖然未諭也

書

謂書為帝王之常心周穆王秦穆公旣悔過而復得其常心此亦一説然周穆王秦穆公恐於堯舜不若是班而常心亦非所以論聖人也常心者不以饑寒而變之名也

詩

謂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聖人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葢詩之道至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原憤發而不忍愚按此亦言詩者之常談特水心長於文其形容有過人者

春秋

謂治人之道人能自正於心者雖聖人不能加也行之事矣折而從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佚是其次也聞人之是已非已為喜懼因其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不以

是非為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至是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然其用之之法有三原其情察其勢使人心厭然我服然後斷之理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為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為臣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為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故春秋者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愚按世謂春秋為賞罰之書而賞罰必斷之理此不過兩言已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

次第多爲曲折則水心之文法然爾

周禮

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乆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揺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乆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

愚按周之建官倫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為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王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於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為周禮解

嘲葢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

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若桑弘羊之於漢又管仲商鞅所不忍為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有弘羊所不屑為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皆遇故夫陋俗之與論王政終不合矣其言哀痛切至嗚呼悲夫

老子

謂老聃厭聖人之仁義禮樂而欲一切返太樸之初不知聖人之為此仁義禮樂者正以消伏天下之機巧詐偽也今欲盡廢是與天下以機相示徼相使也聃自變於俗而謂聖人變之乎愚謂聖人不過行其所當然老子乃欲去其所當然者耳此則昌黎原道之說盡之無為則天下決不能自治勢必出於慘刻以勝其不治者此則太史公老子之傳盡之若謂聃自變於俗則聃且有辭

孔子家語

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談性命而聖賢之實猶未著愚謂此借家語以排世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聖言爾然豈其倫耶且不明斥性命之說為不知聖言者果何在豈亦如論治特發其大意而不盡言必待佐天子得行其道然後自以已之說而易天下耶雖然濂洛性命之說大

明於天下有日矣水心思以易之也難哉

莊子

謂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之切異於屈原者鮮矣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叙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警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無

出於晦翁大學中庸章句序斥天下之非道無出於韓文公原道今有此論又足為原道之配但謂其知聖人及以屈原為比未然爾

揚雄太玄

謂玄以準易而不得聖人之意者三易以明天下而雄名玄一也卦以八數而玄之八十一首雜取文字之餘二也易更三聖玄以一人之思備羣聖人之力三也

左氏春秋

謂左氏去孔子既遠而能録古者典刑十數以扶翼春秋

戰國策

謂成周論士用於天子周襄取士之法壞士猶各自貴於其國侯國取士之法亦廢士去為家臣獨公哲哀季項未嘗仕於大夫未幾兼并禍興故家亡失士始恣睢四出奮口舌以要其君固流靡使然也始皇李斯遷怒而擒滅之豈為天下之道哉

史記

謂孔子時上世圖籍具在多放棄而不録史遷不能知其意紛然記之以夸奇使後世溺於見聞蕩於末流又戕民害政之術盡出其中而戰國秦楚事皆天下人資取為不肖者於是異端之學復肆與聖人之道相亂矣

三國志

謂春秋三國之世號為多才非世道之幸也尚忍言之愚謂人才用而後見世方多事而後人才出其勢則然

漢唐之興何嘗無人才有英雄之君以主之天下賴以定于一不見其紛紛之迹耳以罪人才可耶

五代史

謂唐非天亡而自亡盜賊不肖皆足得國人主所當惕然自懼愚謂五代朝榮暮瘁亦自取滅亡耳然掃除亂畧以開聖世太平之基亦周世宗

總述

謂唐虞三代上之治為皇極下之教為大學行之天下

為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由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為道者務出内以治外常患不合故具列其義天下得詳焉其論甚異意其真有可得而詳者及詳皇極大學中庸三論則與今世所讀洪範大學中庸三書本肯不見其有一語類者玩索再三如適異國見蠻夷君臣問答議論曲折次第非無可聞之聲終無可曉之說嗚呼噫嘻何為而至是耶夫水心一水心也其論兵財民

俗明白貫徹筆端有口一何竒也其論皇極大學中庸但見其班班有字而玩索莫曉一何甚也豈世自有能詳之者耶抑姑俟千百歲後又出一水心而後能詳水心之說耶不然水心所論皇極大學中庸恐别自有其書非世所通讀之三書也耶

傅說

謂髙宗注想傾信為以其心而通物愚謂傅說事本無可論而論三代事本不必若是其文深山之舜莘野之

伊傅岩之説皆當世偉人特未加之位耳傅説固非泛然胥靡也一念之切精誠交通夢亦其理之常而非異也水心之為此者特望人君之深信其臣歟

崔寔

謂寔勸其君以嚴刑為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諸葛亮

謂亮借興漢之名以見於世今世有昭然不可掩之名義而非必借於外愚謂借亮以警當世可也謂亮為外

借不可也

蘇綽

謂商鞅以後皆謂古治為不可復行綽佐宇文泰方高氏扼關而攻西人凜不自保乃猶用古人治國之常道卒并齊滅梁益無敵於天下愚謂唐太宗之治多宇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即魏徵所以斥封德彝者也

王通

謂聖人未嘗絶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以道

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曠然大觀混精粗誠偽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剸量其間也

廷對

主説謂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以聖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答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當時事多明勿謂宰相失職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

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從不講大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儒臣太備而獨當前世養兵之患不能寛横斂而裕民力及復辦在堅决信任其人大抵純净非近世排仗語為多者比也

始議

其一謂國朝不務平西北小人因間復燕而國之守以離其論偉矣愚意竊謂尚有當講求者耳唐虞三代所自有惟千里若侯服以至要荒則聽其人之自守不過

懷以德接以禮故事少而國易治秦漢盡併天下制於一人甚至反為夷狄於夷狄殺無辜之民以貪非其有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而國無寧日矣我太祖内收藩鎮兵使無諸侯彊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邊酋各為守無直鄰彊敵如秦漢守塞轉粟戍兵之擾處混一之勢而能周盡天下之慮孰有加於我太祖者哉大計未集而後之謀國者輕挑強敵豈惟非太祖之心亦異於古人所以御天下之道矣必欲勤遠畧定西北為盡

天下之慮談何容易耶其謂建炎嗣統獨失河東二年始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始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粘罕死嘗舉數千里地以還我兀朮背盟分畫纔淮以南顔亮屠殄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服宰輔繼舊盟反割四要郡畀之其言備盡南渡曲折愚嘗謂中原不失於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後中原失意正謂此然念靖康而後中原尚有可復之機者三宗忠簡肅清宫禁結山東河北義勇以請聖駕還京

此一機也中原可不煩兵而復岳鄂王收復兩京所向無前此一機也中原可乘勝而復逆亮速禍京東西等處響應思歸此一機也中原可乘機而復迨我孝宗已非南渡初憤痛方新機會鼎來之比況湯思退史浩諸人遇中原思歸者則還之金使甘心焉儒生尚何以空談為哉雖然中原遺黎已歷祖孫三數世惓惓吾宋者猶新○其二謂國朝皆人主自為之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

畏人又自熈豐以來世變紛更紹興以來小人挾制隆興以來取民已困猶以為仁俗衰時廹誰與謀長此所以不能盡天下之慮

取燕三篇

中原在望百年未復而首謀取燕已幾於不切事情矣又以高祖滅項為比豈類也哉高祖能滅項羽而不能不困於白登故夫事定之後不可以比方爭之初而與夷狄爭區區不可以此撫定中夏之事今必曰得燕薊

關隘而後吾國可以立秦築長城矣果帝萬世乎然則讀水心取燕三篇不若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一語

息虛論二篇

其一論親征斥萊公為無識之甚嘻甚矣其二論待時謂越二十年之内日夜所為皆報吳然後可言待則正論也

實謀一篇

謂四總領為户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版

帳月樁為諸縣之害此財以多為累也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廂禁土兵耗州縣之財是兵以多為累也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紀綱以專為患而國威不立皆熟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

謂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後不可復減祖宗盛時所入比漢唐一再倍熈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寛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鈔法以

後比熈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視宣和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

李憲經始熈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童貫繼之亦曰經制盖措畫以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靖康名募翁彦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强括民財數百萬維揚駐蹕吕熈浩葉夢得總財事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酒

税頭子所取猶止一二百萬其後户部轉運使動添寞名黄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船或以供軍遞添酒税隨刻頭子孟庾以執政為總制耆户長壯丁雇始行起發二制並出色額數十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醫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寛剩得産有勘合典賣有牙契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縻費所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户部經用十八出於經制於是州縣之誅

求者江湖為月樁兩浙福建為版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今新進者矜奮視兩税為何物而况遠及貢賦之法乎葢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吴居厚蔡京亦羞為之故經總制錢不除則縣以版帳月樁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以經總制錢無失乎户部之經費為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産僅足者今轉徙為盜賊凍餓而

生民日困左右望而羅其細碎而國用日乏愚按水心之言懇切哀痛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為兵張本也

和買折帛二篇

謂和買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宫禁官吏時節支賜一切不行可也謂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二者均折於義何取必鈎考其凡目而後可有所是正也

茶鹽

謂茶鹽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

兵總論二

謂邊兵當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宿衛兵當因都邑近民教成畨上與募士雜用廪其半而不全養大將屯兵悉募教精鋭全養之州郡守兵以州郡之人守之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今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供其衣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太祖收藩鎮權汰兵使

極少治兵使極嚴正非恃兵以為固數不滿二十萬自恃兵為國之說熾慶歴至有百萬兵盡用衰世刻剥之術取於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俛首事仇使之自安營伍中王安石知兵之不勝食而猶悟籍兵之不必多教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天下之勢愈弱紹聖以後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大觀政和中保甲至六七十萬平民相挺化為盜賊斡离不挾兵纔萬餘莫有敵者倉卒召勤王而冦掠遍天下矣

四屯駐大兵

謂秦檜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命朝臣總領之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常不足昔祖宗竭天下財以養天下兵固前世所無而今日竭南方以養四屯又祖宗所無地則北為重財則南為多運吾多財取地於北則可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瘁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乎

廂禁軍弓手土兵

謂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今州郡二稅及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盡以養廂禁土兵故不減宿衛屯駐兵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州郡力不寬

法度總論

謂唐虞三代國自行其政家自專其業秦漢晉隋唐一郡行其一郡一縣行其一縣本朝懲創五季細者愈細

密者愈密揺手舉足輙有法禁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為利而關陞改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員郎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藝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為士使知義今化以入官為一

害解額一定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錫以官為一害以利誘天下為學校之害責以記誦為制科之害進人於應用之文為宏詞之害保正長通天下患之而役法為害定為新書以一條貫而新書為害禁切監司反甚州縣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史胥徒植根固本而胥吏為害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則方田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賢者以為是

必不可去之害愚者則恃其有是害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願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

資格

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限之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致治蓋能先別其流品其人有自小官其望已足以為卿相特欲其敭歷以實之而已若此者可謂得資

格之利今也無有流品資深者叙進格到者次遷侍從不薦士執政不舉賢執資格以進曰此足以任此此矣此所謂受資格之害也

銓選

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與之以天下士大夫甄别黜陟之柄乃曰一切有法葢大臣不知職任止以堂除為大權無怪銓選奉行文書若堂除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

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

薦舉

謂使天下之大吏得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善法矣今乃為大害盡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無過者循至京官則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不汲汲焉卑身卑體以求舉而舉人者亦不困於求者之多真能舉賢以報上愚謂此今世第一當務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顧困於三薦關陞五薦改官之弊例

中朝士大夫弊於為人求監司太守弊於無以應中朝之求下之小官弊於宛轉中朝以代己之求甚至交易成市以求充所謂三者五者弊例之數而人才淪胥以敗矣所與共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計月循至京官之説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之賢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嗚呼悲夫奈何亦未之能行耶

任子

謂員郎非甚重之官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從官宰執子弟則以今所與員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之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於賢士大夫之意行之天下必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建議者行之則韓范嘗朝奏而夕斥矣烏乎行

科舉

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藝祖閔天下士有更五代困場屋者因為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録載富鄭公以私故

交段希元等耳今謂藝祖當考

學校

謂大學以利誘天下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誘議喧然謂州縣學徒以聚食而俊秀者不願今宜稍重大學擇大儒相與講習而州縣學宜考察以上聞愚謂士風之壞極矣王者必世而後仁非一旦法度之所能為也因今之俗而欲變今之法欲講習之彼且潰而四出欲考察之是太學之利誘又徧誘天下州縣學矣

制科

謂制舉之法反寄於科舉徒立法以困天下泛然能記誦者豪傑不屑也故哲宗以為今進士策有過此者而制科再廢其幸而取者往往不迨科舉之俊且其為急官爵計耳

宏詞

謂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

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且又有甚悖戾者熈寧既禁士之求仕者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已仕者使為宏詞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且昔因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則宏詞直當罷之而已

役法

昔者保伍其民有保正副户長則催科耆長則追胥皆

有雇直其後以起發上供而耆户長之役盡歸保正副

新書

謂本朝以之為經而勑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熈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乾道淳熈已再成書不任人而任法姑任人以行法可矣

吏胥

謂今世號公人世界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天下事立成書而付之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及任

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受財鬻獄必大減且因以習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無根固窟穴二利也稍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三利也愚謂水心此義固善更合考漢世辟掾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右恐今世習驕成俗為新進士任子者不屑爾

監司

謂操制監司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吏卒批劵所受禮饋皆有禁一失也運司剗刷州郡財賦提

舉司督責茶鹽提刑司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下法不義反甚州郡二失也

紀綱一

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本朝大綱亡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闕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取於秦漢之强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綱矣豈有激之言乎

紀綱二

謂唐失其道捐内地為藩鎮内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内外皆柔有大不可安者

紀綱三

謂富弼韓琦不能以歲月成天下事王安石欲反之而不知其紀綱内外之間

紀綱四

謂李綱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法措置已陋括馬歛財搔動天下張浚趙鼎泛然於事機之會

終論一二

請分兩淮江南荆湖為四鎮以今駐劄兵各委之財賦皆得自用朝廷無復與則經總制鎮可罷而朝廷寛愚謂水心欲寛朝廷者欲寛民也然四鎮何以養兵將不各竭其民乎且不特此也本朝以仁立國柔弱之弊大略似周而夷狄之禍亦略似周周東遷不復振我南渡能復振者封建之勢分諸人州縣之權握於我耳既南渡矣可更盡舉州縣棄之四鎮乎且水心獨不聞唐之

藩鎮乎太祖正懲其弊而盡收諸道兵財之權今若復棄之四鎮四鎮將各竭民力以自固我亦將何所取以制四鎮若四鎮之說行天下事去久矣豈特不能寛朝廷而已哉水心既欲分四鎮以寛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户為兵罷廂禁軍弓手以寛州縣州縣縱寛民不愈擾乎且兩淮江南荆湖儻屬四鎮朝廷所自有不過兩浙兩浙將何以制四鎮州縣又烏乎寛

終論三四

謂阿骨打初豪其部中不堪契丹主延禧之煩擾因執而叛延禧政亂不交鋒而得國阿骨打死吳乞買不能主令而斡离不粘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空千里無當之者未嘗與之戰敗則粘罕兀朮何能獨過古之夷狄而遂取中原哉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且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後又以歸我我不能守彼方據之彼其生長極北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楊朴者因敎以稱帝郭藥師又導以犯闕粘罕兀朮本

無其志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為利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愚觀水心議論邊情甚悉然欲一大戰必有勾踐苦心實政乃可非可以議論為也

終論五

謂趙鼎汎然於事機之間張浚任踈尤為無統紀又無倚仗而秦檜之論入且謂中原嚮應張浚而來皆為不義之人志念不靖何哉立論之太無忌憚

終論六

謂不當進而置兵者四襄陽出宛洛興元出秦鳳必入㔟也合淝出亳宋泝海取齊不必進者也當守置兵者二建康鄂州也不二十萬足以滿之

終論七

雖以取秦荊襄取韓魏淮取梁汴泝海雖不當齊可取齊不知水心此言果能如韓信於高祖孔明昭烈言之必能行耶亦姑言之者耶然韓信孔明次第而舉未嘗

分兵四出且荊襄於韓魏沿海於齊皆非所取恐亦自敗之道果善用兵自淮鼓行四達矣

上殿劄子

論乘機待時四難五不可已見正集淳熙十四年孝宗之二十六年也

應詔條奏六事

光宗初即位時所上也六事謂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六事未善以微弱分裂𪫿聦弊壞之時而處以中國全盛夷狄賔服之勢不能先明所以治

其國之意也大槩欲寛賦省兵振弱為强此水心平生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情亦已見正集

後總

水心别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别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攣縮而不可為為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之能

尚也然論治猶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强始論必欲取幽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論欲盡省養兵之費以寛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贍兵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强其國如秦也欲省養兵以寛民者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買官田者欲

省以民養兵之擾也千條萬緒宛轉鋪張而卒歸宿於買官田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寖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韋也且豈獨官於民為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鄰之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頑情稔熟之奴隸而鄰之人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姦欺矣又稍稍積而至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鄉之人佃之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或捐性命以相嚮

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水心溫州一郡為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及保甲頭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埜箕苕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謂可以永免擾民矣然必為監官為鄉官為吏卒甲頭者人人水心也世世水心其人也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

可無推剝其或我水心而人不水心也此一時之人水心而後之人不水心也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是溫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柰何今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柰何今世吏卒催租雞犬為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柰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二

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以償其勞者乎脚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剥民如蚊蝨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員必且增監門必且增斛面必且以機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勢要挾闗書求為司門求為敎口求為催租官况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預限官租之羸既倍而吏

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户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丁不特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傅城而數百千里不預聞焉豈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心偏舉本朝法度凡其為利無一非害祖宗之思慮亦深於水心矣久且不能無害豈水心之官田獨能保其無害者乎嗚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擾乆矣景定三年甲子春

後學黄震謹書

黃氏日抄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黄氏日抄卷六十九

宋 黄震 撰

奏劄

戊辰輪對劄子咸淳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一介庶僚獲當輪對此正祖宗立法使微臣皆得盡言為聖子神孫博盡下情之地臣雖至愚何敢不思報稱顧臣樸陋語言不知決擇惟陛下深念祖宗立法之意視此其事廿以臣言為不識忌諱特加垂

聽焉臣聞人主當常存天下萬世之慮不當徒徇目前一時之安如以目前一時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喜之多也如以天下萬世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憂之甚也臣愚不敢泛引姑以至近之事爲證先皇帝在御四十一年以言天灾則旱火薦臻江濤震撼國都幾無以奠枕以言人情則殿旅湏洞郡卒相挺赤子所在而弄兵以言狄患則殘金之虛唱未已降寇之反噬已至韃復以自古所無之暴飄忽南下

極而至於投鞭斷江凡其變故幾無寧歲玉食不甘兢兢度日至今思之猶使人髮立神竦而自陛下踐阼于今五年天時常順人心粗定三邊亦無大警陛下自視孰與先皇帝乃幸而所值若此此所謂可喜之多者也然此正不可以為喜者也千金之子繼有世業猶當深思盛衰之變以力圖保守之策陛下今日所值之時果何如時也太祖太宗普天所覆之天下至南渡僅有其半高宗南渡之天下至端平以後所

能實有而籍焉者又幾止於半之半而又緣此民日以窮兵日以弱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以無耻民窮之極至於浙右内地亦多私相殺奪一旦潰裂何以救藥兵弱之極至於所在尺籍多是閒民冒請脫有緩急何所倚仗匱乏之極至於州縣皆已焦竭大農猶苦乏支駸駸至於壞爛不可收拾至若士大夫又多狃於流俗漸變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實又欲保好人之名兼跨彼此之兩間自以和平為得計而不知幾成西漢之風矣蘇軾

有言平居既無犯顔敢諫之士臨難必無捐軀狥義之人風俗至此最為可悲其餘貪饕小夫則又在所不足論者也夫以境土日蹙如此而凡所維持之具又日壞如此陛下試思如此不已患將安極此所謂可憂之甚者也向使陛下踐阼之初即如先皇帝早歷艱難則思其難以圖其易正自未必非福柰何承甚可憂之勢乃有適可喜之幸踐阼五年以來無一動容變色之慮居則惟見湖山歌舞之已久宮居服食之便安而

凡京襄淮蜀之荒殘中原河北之狐兎未必關於念慮也出則惟見儀衛法物之塞途簾幃粉飾之夾道而凡驅逐出巷之啼號窮僻在野之愁歎皆不接於見聞也臣恐陛下真以目前一時為可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矣陛下聖性高明聖學日新前古興亡洞在心目臣亦何敢遽謂陛下因其安而忘其慮蓋亦竊有所疑也自昔人主之能保天下者其要有四上祇天命下畏民喦外憂敵國而首以人言為脉絡凡其實

有祇畏憂虞之心未有不驗於屈已受言之際先皇帝備經艱難而終保治安者亦以當時之人言動及危亡不惟不以為忤又能惻怛而聽信之爾頃者一再言官之出臺本末必非遷除之常也而或者已妄意其論諫不合一二輪對官之數奏本末見有嬰拂之迹也而或者已相戒其無及時事夫事之有無既非臣之所得知言之聽度亦豈臣之所敢信及宗陽宮之建本一細事耳言者固未為知體陛下乃果一切不之聽

陛下獨不思之宮之建否其事小而言路之通塞其事大耶使國家之事或有大於此者亦將侵尋自用付人言於不足卹而可耶國家唯以公議為元氣人主唯以納諫為盛德陛下春秋方富外間早有難於受諫之疑關係畢日夫豈小故使陛下而真有祇畏憂虞之心當不若此此臣竊意因目前一時之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者也且臣轉觀近事已非昨比雖目前亦未可遽以為安而甚矣幸之不可以常得也陛下所

幸者天時之常順而近者霖潦連月江浙多浸既雖開霽終不調適則歲事可憂矣所幸者人心之粗定而近者京城咫尺羣愚嘯聚既雖捕戮不過威勝則民情難保矣所幸者三邊之無大警而近者重慶為西蜀一綫之脉既燬于火光州金剛臺為淮西襟要之口又燬于火况其造舟運糧忽又聞於諸閫之探報則邊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三者豈容併見設不幸年穀果荒饑民羣擾而又外寇乘之國將何以為國而今則皆有其兆矣

陛下及此安得不超然覽聳然懼自畏目前之安而深為天下萬世之慮耶陛下而真為天下萬世之慮亦豈他有甚高難行之說不過於民之窮兵之弱財之匱士大夫之無恥四者亟加之意而已民之窮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救之則民可使立蘇何也民困於椎剝爾陛下斷斷自今視内藏封樁左帑為一家那朝廷之財補大農之闕而凡積欠虛數無藝煎迫之苦一洗之乃擇賢守令再整州縣則困於椎剝

者立蘇矣否則大農不得已迫州縣以應宣限州縣亦不得已刻百姓以辦綱解雖日頒寛卹之詔秪屬空談誰能為陛下真卹民者陛下之民益窮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兵之弱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治之則兵可使立强何也兵惰於閒散爾陛下斷斷自今飭内外軍將訓練無虛日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而凡邸第占破市井買名之弊盡絶之仍詔臺諫官常切覺察則惰於閒散者

立强矣否則管軍者惟事驅役營運而帶甲軍貧不聊生典郡者惟事刺賣名糧而廂禁軍大半游手雖特出招募之令反增虛費誰能為陛下練其兵者陛下之兵益弱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財之匱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撙節之則財可使立裕何也財耗於冗費爾陛下斷斷自今內而宮掖近而宦寺燕飲非時之犒賜佛老無益之禱祠軍員占借之貼支吏禄寄名之預請人人而覈之事事

而節之極而至如養軍最為國家巨費又能不于其多而于其精乃總一歲之入酌為一歲之用則耗於冗費者亦且立裕矣否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入愈多其出愈不貲縱他求理財之策不過適以自戕其根本誰復為陛下憂及後患者陛下之財益匱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民之日窮兵之日弱財之日匱三者臣皆察察言之已有所不忍士大夫者皆天民之秀天之所生以遺陛下臣亦何忍敢

以無恥為言誠以國之所與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為國之與立者以氣節使氣節消靡而為和平則賢者幾成無益於人國此乃世道命脉之所繫社稷安危之所關非但如貪饕小夫可殺可辱不過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也臣首願陛下恢張聖聽表厲直言以洗濯其晶明之質以養成其剛大之氣使視人間之富貴如浮雲而以天下之利害為切已社稷靈長終必賴此次願陛下精擇剛方有識之士專任銓曹甄别之權

以博采當今之譽望以破去吏文之纏繞使廉能得以吐氣而貪鄙無所容奸功庸顯著將必由此又願陛下預於三歲科舉之前申嚴祖宗科舉之法以明白區處燈後之納卷以剛决痛戢游手之挠羣使真才不困從容達旦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手而倖得則仕進各于其正又必權輿於此他若京學生歲補太學不過十一人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之元額顧乃盡率天下而路使太半陷為流落不肖之歸漢人有言士修於

家壞於天子之庭今世之士未及修於家而陛下之法先已壞之矣此亦士習根本之所繫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殊陛下皆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俗既壞天下事豈不愈趨於壞而甚可慮也哉臣所以告陛下毋以目前一時為安而深以天下萬世為慮其所當慮而行之者雖不止此大要恐亦不出於此陛下於此行之果力使民之窮者立蘇兵之弱者立強財之匱者立裕士大夫亦一變而復其本然

之天以為陛下懇懇切切相與維持則天時之已順者斯可望其常順人心之粗定者斯可保其愈定三邉之無大警者斯可捍禦使不至於有警葢其所可慮者知所慮則於所可安者斯真可安爾臣狂慮輙發罪當萬死惟陛下矜察其至意明詔二三大臣擇其可行者亟慮而圖之臣雖獲罪萬萬無悔取進止

第二劄

臣嘗竊謂理學至本朝而後大明至先皇帝而後

心契先儒朱熹大中至正之説至皇帝陛下而後力究先皇帝心傳面命之旨凡陰陽造化之源性命心情之别儒生學士皓首窮經而未能得其要者陛下一一剖析曲當領會無遺真足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矣然此其講明也非其施行也自昔帝王之學始於格物致知者正將推而極之於治國平天下爾陛下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未能遠復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者獨何歟其世變之難遽返歟抑亦有害之者

而然歟夫天下之説有真有偽有正有邪邪者未能洞照則正者非實得偽者未能盡絶則真者未精粹臣請為陛下别白而言之夫自有天地而凡流行於其間者無非實理自聖人出而輔賛天地而凡推行於其間者無非實用天地所賦之性我有之人亦有之我是以順而導之以能化草木鹿豕之羣為仁義禮樂之懿是之謂敎天地所生之物我資之人亦資之我是以財而成之以能變茹毛飲血之俗為宫居衣食之安是之謂

政二帝三王躬踐其精粹以淑天下其見之紀載者是之謂書先聖孔子條列其本末以詔後世其見之傳授者是之謂大學先皇帝之所面命者面命乎此陛下之所力求者力求乎此皆不待臣言而知惟願陛下靜思深考其間果嘗有一事之詭異否果嘗有一字之空言否人生果能外此而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正者也此其所謂真者也自昔聖人幾千年相續而得以成此亦已peak矣亦已peak矣豈復有毫釐之未盡尚待於

他求哉夫何世變如輪無暫停息成之極即壞之漸治之餘即亂之初時則有飽食煖衣無所用心而不知衣食之所自來者遂至於忘吾聖人之恩出而肆其胃臆創為邪僞其初不過戲劇其後信為事實其發僅類訛言其末卒至流禍身被聖人之教而得其安乃曰不必教也身賴聖人之政而得其食乃曰不必政也心者人之所能與天地參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先聖孔子述二帝三王之治以詔後世皆本此心而彼乃曰心不可有

當禁滅之如死灰而謂二帝三王之治先聖孔子之說皆皇降而帝之後衰末之事也彼其所以力排正大之說不過欲自售其邪偽之說而不知初無此事亦無此理也老子本一隱士死於中國秦失嘗往而弔之其事載於莊周之書甚明也邪偽者乃誣老子度關西去留道德五千言陛下試觀嘗有此事否也甚至黄帝本上古聖人葬於橋山漢武帝嘗過而祭之其事載於司馬遷之史可覆也邪偽者併誣黄帝乘龍上天名之為

道家始祖陛下試觀嘗有此事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附之為神怪者益不足辯是天下本無所謂道教也邪偽者架空也佛本西域國主之子厭世俗而求寂滅刻苦深山老病以死本無他異也中國邪偽之流乃緣之而謬為譯書誣佛為有丈六金身備極豪侈至謂能使盜賊小人之囑我者皆可轉而生天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下至達摩本佛氏破戒之徒憚檢律而肆無籍嘗入中國不遇故去亦無他說也中國邪偽之

流又緣之而謬稱教列別傳誣達摩為能三蘆東渡隻履西歸而肆為幻妄壞佛本說至謂淫坊酒肆無非道場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假之而肆兼并者益不足道是天下本無所謂佛教也邪偽者架空也惟其本無是教而皆邪偽者為之也故其傳雖歷千載之久而其說終無一毫之驗如漢武帝之未嘗長生如梁武帝之莫能延祚滔滔皆是不勝舉也人惟生長習熟於其中信服既深致遠成泥愈不驗信

愈篤如禱晴而益雨禱雨而益晴則諱之而不言及晴
久而自雨雨久而自晴即貪之以為功大凡天人之感
通止由至誠之一念豈有他術哉此其事之至顯而易
見者猶且甘於自欺若此其餘乞福眇茫祈祐將來者
益無可證是天下真未嘗有道教道亦初未嘗立教真
未嘗有佛教佛亦初未嘗立教皆起於邪偽者架空而
訛以傳訛愈降愈下竟不計源始之何如也厥今流弊
之極棄父母而為之者半天下竭膏血而奉之者徧天

下有家者弊於此而不可以為家有國者弊於此而不可以為國舉世為此紛紛不知正因何事陛下試又於此静思深考其間果有一事之非詭異否果有一字之非空言否人生或如其説不婚不嫁不田不蠶人之類滅已久果能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邪者也此其所謂偽者也陛下究心於先皇帝心傳面命之學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統必了然於彼邪者偽者之架空而後能粹然於此正者真者之切實於其

正與真者快如沃心則去其邪與偽者易於反掌而致知格物之學真可達之治國平天下之效且又惟今之時則易然也何也前代之未能遽絶乎此者以愚民自入陷誘而流俗未易禁止也今民間不敢擅為僧道必待朝廷度牒此一機也前代以來之所未有也本朝前此之未能住賣度牒者以和糴於焉助本而楮幣賴之相資也今免糴既省造楮度牒亦可住賣此一機也又本朝前此之所未有也住賣不過三十年其徒

皆已老死免其指脫下可以富百姓收其莊產上可以富軍國鼓鑄其銅像銅器又可使貨泉流布天下然此猶以近效言也鰥寡孤獨之類少而姦盜之罪省使人人得正其綱常免愚呑併之根絶而宄訐之獄稀使人人得安於耕鑿無懺罪之說以誤民而閭里之所好皆真善無花鼓之戲以誨淫而喪葬之所行皆正禮千有餘年邪僞架空蔓延天下不可勝言之禍不動聲色銷磨就盡而使民俗得盡復唐虞三代之舊如四塞之雲霧

淨掃而再覩青天如積年之蛆蟣盡除而重添活水開闢以來之奇事未有如此之大快者是陛下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真能使天下復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恢闢之功反更視之有光也豈不愈感哉豈不愈感哉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取進止

黄氏日抄卷六十九